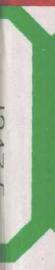


老猫◎著

深規則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新锐（1980—）当代都市小说

新锐（1980—）当代都市小说

新锐（1980—）当代都市小说

新锐（1980—）当代都市小说

新锐（1980—）当代都市小说

新锐（1980—）当代都市小说

新锐（1980—）当代都市小说

新锐（1980—）当代都市小说

新锐（1980—）当代都市小说

老猫◎著

深規則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规则 / 老猫著.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11

ISBN 978-7-80173-864-6

I. 深… II. 老…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0499 号

深规则

作 者 老 猫
责任编辑 李 璞
策划编辑 郎爱民
特约编辑 龚 煜
美术编辑 姚 静 徐燕南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文昌印刷装订厂
开 本 710 × 1000 16 开
 16.25 印张 26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864-6
定 价 25.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 录

第一章	死亡一日	7
第二章	落入彀中	13
第三章	保安有料	21
第四章	蓝色的“他”	26
第五章	伤痕累累	32
第六章	酒店套房	36
第七章	离别有礼	41
第八章	女伴消失	46
第九章	邻家成谜	51
第十章	此路无归	56
第十一章	梦魇夜宴	62
第十二章	李生说客	69
第十三章	魔鬼训练	76
第十四章	隔墙有眼	83
第十五章	角色扮演	87
第十六章	沉默吃客	95
第十七章	深藏不露	100
第十八章	器械爱好	106
第十九章	夺命狂奔	111
第二十章	一桩买卖	117
第二十一章	他乡故人	122

第二十二章	“菜园”秘密	127
第二十三章	辞职晚餐	131
第二十四章	母报女仇	137
第二十五章	蜗居避祸	143
第二十六章	奖惩分明	147
第二十七章	豪客浴血	155
第二十八章	隐于世外	163
第二十九章	水果之恋	167
第三十章	月夜之“鬼”	174
第三十一章	美人呓话	179
第三十二章	丧心病狂	185
第三十三章	黑暗密谈	191
第三十四章	密码记忆	200
第三十五章	宝贝放手	205
第三十六章	案留余痕	215
第三十七章	心有旁骛	221
第三十八章	变起婚宴	227
第三十九章	抽脚带泥	234
第四十章	重回噩梦	240
第四十一章	蝴蝶飞去	247
第四十二章	猜忌无边	251
附：	秦欢欢最后一篇语无伦次的博客	258

虚荣心很不容易死去；在某些顽固的场合，它甚至比它所依附的人活得更久。

——英国作家 罗·路·史蒂文森

一个奇怪的、虚荣心十足的、令人生厌的女人！我看我实在无法喜欢她，除非是在汪洋大海中的一只木筏上，见不到其他粮食的时候。

——美国作家 马克·吐温

第一章 死亡一日

罗阿姨在金汇公寓扫地已经四年了，楼下那条蜿蜒在绿地中的甬道，她几乎能背下来。每一块砖的花纹，每一颗石子的形状，已经了然于胸。所以，哪块地砖或者石头脏了，她一眼就能发现。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她扫地的时间是早晨，天往往还没有亮。

在灰蒙蒙的雾气里，罗阿姨又开始重复了千百遍的打扫。手里的笤帚好像是武器，上下翻飞，动作熟练轻盈。然后她就站住了。面前几块地砖上，布满了黏稠的液体。她刚开始以为是谁喝多了酒吐了。当然，这里不经常有醉鬼的，所以那滩污秽让她感到了刺眼和别扭。

她想了想，从清洁车上拿下簸箕，到旁边的地上扫了点土，盖在上面，这样打扫起来容易些。可是当她把泥土盖在那块路面上时，却发现又有新的液体滴下来，在尘土上溅出一个小坑。

罗阿姨本能地抬头看天，天是暗青色，金汇公寓的大楼直接向深不可测的天空刺去。就在她搜寻上方的目标时，又一滴微热的液体滴下来，落在她的嘴唇上。她下意识地舔了一下，腥的，甜的，新鲜的。

与此同时，她恍惚看到了黑色的头发，白色的肢体，似乎在半空中晃悠着，像一面破碎的旗帜。

凌晨时分，保安周大江拎着酒瓶子，踉跄着走进蔚林公园的大门。这几天的事让他头疼不已。在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灌醉。他的父亲病重了，家乡的未婚妻又跟别人跑了，本来想请假回去一趟，偏偏领导不允许，因为这一段时间有剧组在这里拍戏，一场古代的宫廷戏，来了好多人，周大江只好留下来值班，帮着维持秩序。折腾了好多天，终于戏拍完了，今天晚上只需要补拍几个镜头，周大江以为可以歇口气，于是他跑出去找老乡喝酒，喝到后半夜。

回到园子里的时候，他看到了火光。不过他并没有在意。这戏讲的就是皇帝打败仗最后自焚，有火光是正常的。现在他只想睡觉，迷迷瞪瞪。他还记得清楚宿舍，进了门，一头栽倒在床上。

朦胧中，他好像听到了杂乱的脚步声，听到有人在大声吆喝，空气中似乎有奇怪的焦糊味道。但他的身体像灌了铅一样沉，根本动弹不了。终于，宿舍的门被踹开了，保安经理冲进来大喊：“快他妈给我滚起来，失火了！”

交通警察刘三瑞早晨五点上岗。这个时候天刚刚开始发亮，他骑着自行车到自己执勤的路口，把车锁在路边的大树上，环顾四周，就觉得有哪儿不对劲。

早高峰还没到，路上只是偶尔开过一辆车，红绿灯是自动模式，整个大街空荡荡的。

但哪不对呢？刘三瑞定定神，看到一辆黑色的帕萨特停在一百多米以外的路边，却没有熄火。这里是交通要道，禁止停车的。刘三瑞想，一定又是哪个醉鬼喝多了，半夜开到这撑不住，睡着了。

刘三瑞不急不慌地向那辆车走去，心里想着赶紧处理完，一会儿卖煎饼的大爷就会推车过来，他还得买个煎饼当早饭呢。脑子里想着，脚步没有停，渐渐走近，他看清汽车牌照是邻省的，而且车窗贴着黑色的膜，看不见里面的情形。这样的窗膜在本市被禁止使用，也只有外地的汽车能贴。刘三瑞只好绕到汽车前面，准备使劲敲敲窗子。

到了前面刘三瑞就有点傻，因为他看到风挡玻璃前搁着两只脚丫子。他把脸贴上玻璃，“啊呀”叫了一声。车里是两个一丝不挂的家伙，互相搂抱着。刘三瑞赶紧去拉车门，根本拉不开，锁着呢。

救人要紧，他也顾不得许多了。四处看看，马路对面有个建筑工地，他快步跑了过去，捡起一块砖头，再跑回来，照着车窗狠狠地拍了下去！

尽管有思想准备，薛佳在现场还是吐了。当时天光已经放亮，火场外拉起了警戒线，记者已经不让进了。薛佳慢慢地转到一个警察的身后，突然弯腰钻了进去，几步就跑到了中心地带。那里倒着一具烧焦的尸体。

从她看到尸体到警察把她拽住，大概有20秒的时间。薛佳完全是有机会按下快门的。可是薛佳却蹲下来吐了。尸体的味道太难闻，仿佛是馊了的食品重新被加热一样，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刺激。它蜷缩在地上，比起正常人来要小很多，最糟糕的是，它的脸还是完好的，面容姣好，只是让脖子上一圈圈大大小小的燎泡衬托得无比狰狞。没有完全燃烧的肉体五颜六色，碳化的部分黑得耀眼，地上流淌着莫名其妙的汁液。

一个星期前薛佳还采访过她，《深宫怨》女二号，王小蘩，近年来很走红的女明星。王小蘩跟薛佳说过，自己只需要一个合适的角色，就能上一个台阶，也就是能大获成功。所以她特别看重《深宫怨》里这个公主。

戏拍完了，没想到成了遗作了。

薛佳被拎到圈子外面，警察声色俱厉地训斥了她。在问清楚她的单位以及电话后，警察让她在旁边栏杆上坐着，打电话叫她单位来领人。

薛佳坐在那儿，无聊地看着地上的小石头子，觉得腰有点酸。就快由见习记者转正了，这几天没日没夜地盯剧组，想挖出点料来。真遇到料了，却没拍下来，还得单位领导来接，薛佳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前途未卜。

这个时候，有人从薛佳身边走过，低低地说了一声：“我是目击者，我有情况说。”

薛佳抬头看，是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只是衣服有些歪斜，像个兵痞。他一说话嘴里就冒出一股酒臭，脸上脏兮兮的，应该是刚才在救火。

薛佳想起来，刚才他在警察面前滔滔不绝地讲话，显然做过笔录。

薛佳没搭理他，继续看石子。她知道，越是不搭理这种人，他越急于表现。

保安显然入套，他说：“我是这的保安，我叫周大江。我全看见了，那个

女人是他杀。可这些我没跟警察说。”

“为什么？”薛佳完全不信。

周大江没再说话，只是努努嘴，走了。薛佳顺着他努嘴的方向看去，看到了萧正宏。

萧正宏是个很帅的中年男人，一米八几，在这个剧组当副导演。薛佳当然对他印象深。当初采访王小繁的时候，还是托萧正宏给安排的时间。这个家伙口若悬河，似乎他认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导演、制片、演员、投资者，乃至各个媒介的记者。当然他也有能力，薛佳托他办事找人，还没有不成的。所以，薛佳对他的印象还不错。

薛佳看萧正宏的时候，恰巧萧正宏也抬起眼睛来看她。萧正宏正在和警察说话，薛佳看到他的眼睛亮晶晶的，眼泪在打转儿，显然是在抑制悲伤难过。

薛佳低下了头，不知道为什么，她一直视萧正宏，就感觉紧张。

席文斌开着那辆老富康，没有空调，一开空调车就跑不动。这车实在是太老了，老得该报废了。薛佳说过他，说席主任你该换辆车了，席文斌就笑：“你以后发达了就送我一辆吧。”

席文斌四十多岁了，依旧是单身，八年前离婚，竟然没打算再娶。其实也不是不想娶，只是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席文斌曾经跟薛佳说过，四十岁的男人最喜欢的是小姑娘，可是小姑娘想法多啊，要是帮不上人家什么忙，那几乎上不了手。但要是帮上忙了呢？人家很快就飞走了，反正总之是白忙活。

席文斌的优点是对女人挺好的，薛佳在他手下干活很舒服，他总是罩着年轻人。缺点是混到这个年龄了，仍然没有位列报社管理层，估计以后机会也不大，慢慢混到退休就可以了。

薛佳知道席文斌不会责怪自己，但觉得自己被警察扣了让席文斌来领，还没拍照片这事，挺丢人的。她小心地问：“席哥，这事报社不会对我有看法吧？会不会影响我转正？”

“不会。”席文斌大大咧咧地说，“反正你就是拍了，也发不了。”

“那倒也是。”薛佳放松了一点。

“有别的报社记者拍到照片了么？”席文斌又问。

“没有。”薛佳回想了一下，确认其他的记者都没进警戒线。

席文斌说：“那就更没事了。不仅没事，还会受到表扬。职业敏感么，就你一个人走到了离现场最近的地方。”

薛佳笑了，席文斌真会给人吃开心丸。

“回去你弄稿子吧，练练编辑的活儿。”席文斌看着前面的路，不动声色地说，“今天早晨连出了三档事，死的全是美女，我想把这三个稿子做在一起，把她们生前的漂亮照片都放在版面上。太可惜了。”席文斌叹了口气。

“啊？还出什么事了？”薛佳一直盯在《深宫怨》现场，对其他的事情根本不了解。

“除了王小馨被烧死以外，金汇公寓有个女大学生自杀，是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刚20岁，叫罗玲。另外，在东大街路口，警察发现一辆汽车，里面裸死了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身份还没查清楚，女的是模特，叫黄卉，也是20岁。初步判定，两个人在汽车里做爱，结果发动机没关，一氧化碳中毒了。可惜可惜，多年轻的女孩啊，又都是漂亮孩子。”

席文斌连说好几个可惜，薛佳觉得挺好笑的。他总是这样怜香惜玉。

不过，这也的确是巧合。一个早晨，三起意外死亡事件，死的都是年轻姑娘，还都是演艺圈的，要碰上这样的事情还真不容易。

薛佳编稿子的时候，发现了两个问题。

三起意外事件中，除了王小馨是死于剧组火灾事故之外，另外两起都不太清楚。记者的稿子说，罗玲自杀原因不明，因为罗玲现在混得还不错，事业生活都还算顺利。比如说，她有个男朋友，是一家上市公司老板的儿子，刚刚向她求过婚，是罗玲自己没答应。另外，去年罗玲还参加了“逍遥女孩”歌手大赛，得了分赛区的第二名。虽然没能进入总决赛前十，但那是因为她在比赛日突然生病弃权。她的实力得到了评委的一致赞扬，甚至有一家很有名气的经纪公司很快就和她签约了。这么一个前程似锦的女孩子为什么要自杀呢？而且还是裸死，从自己23层的公寓卫生间窗子里跳出来，摔在了16层的露台上，又弹起来，挂到了露台外的横梁上。

黄卉的死就更奇怪了。薛佳在网上搜了搜黄卉的资料。这个女孩从7岁起就去法国上学了，18岁回国，当时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模特，嫁了人，老公是一个从事远洋运输的公司老板。只不过在一个月前，他们刚离了婚。然后呢，就和这个不知名的莫名其妙的男人死在了汽车里，现场还是闹市区。薛佳想，我要是在汽车里做爱，就去一个僻静的地方……她想到这有点脸红。

而且，这个男人是谁呢？难道是黄卉的秘密情人？

她把这些疑问都跟席文斌说了。

席文斌只是叹口气：“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席哥，你不觉得这些事情奇怪吗？背后会不会有黑幕啊，比如说潜规则什么的。”

席文斌看着薛佳的眼睛说：“有没有内幕谁都说不好，也说不清楚。这些事情只是告诉我们，人生无常。今天应该好好把握好，因为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什么。”

席文斌说得意味深长，薛佳有点异样的感觉，席哥什么意思啊？他怎么总把气氛弄得那么暧昧？

席文斌出去抽烟去了，薛佳的稿子也编完了，正准备发到席文斌的电脑上让他看看，突然电话响了。

她拿起电话，是个陌生的声音，但口音又有点熟悉：“是薛佳记者吗？”

“我是，你是哪位？”薛佳努力回忆着。

“你应该赶紧来采访我啊。”那个男人火急火燎地说，“那个女人是他杀。”

薛佳想起来了，这是早晨那个保安，叫周大江。这种人薛佳见得不少，老想就着什么事出位，引人关注。薛佳问：“你的情况为什么不跟警察说？”

“哎呀我要能说，我能不说吗？”周大江一着急，舌头有点绕，“有人来了，我得挂机了。这个号码是我的小灵通，你一定采访我啊。”

电话断了，薛佳又好气又好笑。她看着来电显示，犹豫了一下，还是把电话记在了自己的手机上。也许以后进片场，还得靠着这个人呢。

第二章 落入彀中

晚上席文斌请吃饭。席文斌很爱请吃饭，报社的女孩子大都吃过他的饭。单身老男人，一个人吃总是了无意趣，所以宁可破费，也愿意找人一起吃。

依旧点得很多，水煮鱼，香辣蟹，还有好多凉菜。薛佳胃口大开。

说来也奇怪，薛佳自己是不吃晚饭的，因为要减肥。但是每次和席文斌一起吃饭，却控制不住。吃席文斌一顿，顶一个星期。

席文斌很满意薛佳的吃相，和喜欢吃的女孩子共进晚餐，感觉饭也香了许多。他自己吃得并不多，只是舒适地靠在椅子背儿上，眯着眼睛，目光特慈祥，好像看着女儿吃饭的父亲。薛佳脸埋在盘子上疯吃，猛然意识到席文斌在盯着自己，一阵不好意思，突然停住。

“席哥，你这样看人吃饭，别人会吃不下去的。”

席文斌笑笑：“那我看别人。”

他抬头看看前台，柜台上方悬挂着一台电视机，里面是一个娱乐访谈节目，男主持人叫晓林，是一个略微秃顶的中年人，而接受他访谈的，正是王小蘩。

这期节目一定是早录好的。席文斌想，电视台应该已经知道了王小蘩的死讯，只不过来不及撤换了。不知道正在观看节目的观众，要是知道美丽的女影星已经死了，会如何唏嘘。

饭馆里声音嘈杂，听不清楚节目中的人在说什么，但席文斌看见晓林和王小篆都在抹着眼睛，就知道他们说到伤心事了。勾引嘉宾落泪是晓林的特长，也是这个节目吸引人气的法宝。几乎每期都哭哭啼啼，席文斌想，也怪难为这个主持人。

14

他的目光转到邻桌，一个大个子美女正独自坐在那里，好像在等人。

薛佳叹了口气。这老家伙寂寞了，但也不甘寂寞。

实习这一阵子，席文斌明里暗里照顾自己，薛佳都知道。开始简单地以为这是前辈对后辈的照应，后来发现，席文斌希望薛佳喜欢自己。

怎么可能呢？薛佳心目中男友的形象可并不老。要说形象，那个萧正宏倒是更靠谱一些。

萧正宏年龄大概三十多岁吧，这个年龄的男人显得那么光彩夺目魅力四射。他周围女孩子不断……抛开职业与年龄的差别，他与席文斌最大的不同是，席文斌喜欢就着女人，关怀无微不至，而萧正宏喜欢居高临下，这样反而能引发女人的征服欲望。

薛佳摇摇头，怎么从吃的联想到这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大个子美女等的人来了，是个穿着高级皮夹克的小白脸，一看就是混剧组的。那个美女，看来是个想进演艺圈的姑娘。

席文斌收回了目光，依旧看薛佳吃饭。

薛佳说：“席哥，我想做个深度报道，就是关于今天这三个案子的。”

“哦？”席文斌盯着薛佳，问，“从什么角度做呢？”

“剧组安全啊。或者，年轻演员的生活状态。他们外表光鲜，其实自己也过得很苦的，有时候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从这三起意外说起，这个话题您看还行么？”

席文斌端起茶杯，一口水呛着，咳嗽起来。

席文斌开了很远的车，才把薛佳送回家。薛佳下车的时候，席文斌似乎有话说，想想又没开口。

薛佳是没办法才住这么远的。城里的房子太贵，自己在报社见习又没什么收入，到现在还在向父母要生活费。毕业了才知道，谋生计是越来越难了，所

以她挺想弄个大报道，好让自己转正。

也难得，娱乐新闻本来就很难找到什么有趣的角度，今天这个话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感兴趣。

薛佳开了单元门。这是一个两居室，大房间里住了一对男女，客厅里拉着帘，也住了一个女孩，薛佳住在小房间中。薛佳早出晚归，其他人是干什么的，她也不太清楚，甚至也懒得问。

这真是一个猪窝。按理说女孩子多应该收拾得体面一些，但谁收拾呢？又不是自己的家，仅仅是栖身之所而已。

一进单元门，薛佳就能闻见一股奇怪的味道，好像是厕所味儿混杂着厨房味儿。薛佳赶紧逃回自己的小屋，关门开窗，换换空气。外面是万家灯火，薛佳愣了一下神，城市中这些显得温暖舒适的窗子，会有一扇属于自己吗？不知道要多久，自己才能谋得一席之地。

薛佳叹口气，躺在床上，想着今天的新闻。要是去采访，从何下手呢？

也许，找找萧正宏，让他给自己出出主意？至少，他能讲讲大概的情况，或者提供一些线索。

薛佳拿出手机，查出萧正宏的号码，犹豫了一下，还是拨了出去。

那边接电话了，听得见周围的环境十分嘈杂，音乐很响。薛佳有点紧张，这么快就“他人亦已歌”了啊？正要说话，萧正宏的声音传了过来：“别他妈烦我，滚！”

电话“啪”地被挂断了。

薛佳一下愣住了，萧正宏对自己一向彬彬有礼，他们很在意打理媒介的，今天是怎么了？

她觉得萧正宏一定是认错人了，停了一下，她又拨过去：“萧哥，我是薛佳。”

“我他妈管你是谁！”萧正宏骂道，“都他妈给我滚得远远的。”

电话又断了。薛佳愣在那里，良久，突然一股委屈涌上心头，莫名其妙地掉下眼泪来。

早晨不到六点，薛佳的电话就响了。薛佳还迷糊着，接了电话，是周大江

急促的声音：“你到底是找不找我啊？”

“什么？”薛佳没醒过闷儿来。

“我现在刚接班，你要是想拿独家新闻下午三点就来找我，那时候我有空，否则我就把线索卖给别人了。”

薛佳明白过来，揉揉眼睛：“你有什么证据？”

“我能在电话里跟你说么？”周大江卖关子，“200块，我得上班了，领导来了。”

周大江挂了电话，薛佳感觉脑子生疼。夜里失眠，到了三点多才睡着，做梦又回到了火灾现场。她看见王小繁在火里笑盈盈地向她走过来，还在问：“好看吗？”然后那张美丽的脸就像纸一样被烧得卷曲起来，一边烧还一边说：“我疼啊，我疼啊。”

看时间还早，薛佳决定再躺一会儿。

似乎朦胧间刚睡着，电话又响了。薛佳叹口气。报社要求记者24小时开机，这觉算是没法睡了。

这一次，是萧正宏。萧正宏在电话里说：“小薛，真对不起，我昨天夜里喝多了……我不知道我在电话里骂了多少人……出这样的事，心里有些难过，你能理解吧。”

萧正宏的声音充满磁性，薛佳感到一阵温暖，赶紧说：“没事，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这么早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我挺难受的……你能过来陪我说说话么？”

薛佳闪现出的第一个念头是“为什么要找我？”，但她很快听到了呕吐声和马桶冲水的声音。萧正宏一定是宿醉未醒。

按照萧正宏给的地址，薛佳找到了他家。那是一个刚刚建好的别墅区，薛佳有印象，正在报纸上做广告呢。

她只是略略吃惊，没想到一个剧组的副导演，能住在这么好的地方。

萧正宏给薛佳开了门，和昨天比起来，他的脸显得更加苍白。他强挤出一个笑容，跟薛佳说：“不好意思。”就转身向里走去，脚步踉跄。